



引导教师们深入非优秀学生心灵的重要文学样本

青春校园文学

末等生

刘志强 / 著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Soochow University Press



引导教师们深入非优秀学生心灵的重要文学样本

青春校园文学

木等生

刘志强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末等生 / 刘志强著. — 苏州: 苏州大学出版社,
2013.9
ISBN 978-7-5672-0573-4

I. ①末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91816 号

书 名: 末等生

著 者: 刘志强

策 划: 刘 海

责任编辑: 刘 海

装帧设计: 刘 俊

出版发行: 苏州大学出版社(Soochow University Press)

出 版 人: 张建初

社 址: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: 215006

印 刷: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sudapress.com

E-mail : Liuwang@suda.edu.cn QQ: 64826224

邮购热线: 0512-67480030

销售热线: 0512-65225020

开 本: 880 mm×1 230 mm 1/32 印张: 7.5 插印 16 字数: 150 千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72-0573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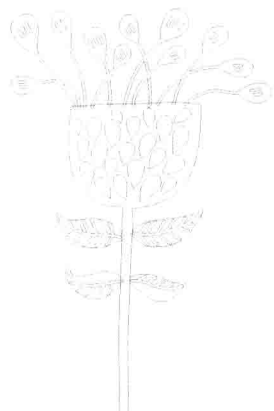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8.00 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服务热线: 0512-65225020



目录

- 城管所之战 / 1
- 错位的校卡 / 21
- 排名第八十位 / 36
- 给林絮的情书 / 50
- 葛亮的春天 / 70
- 一碗面条引发的惨案 / 90
- 李后主的江湖地位 / 106
- 邓强“失恋”了 / 128
- 坎坷奔前程 / 139
- 林可的酒窝 / 158
- 竞选是一门学问 / 176
- C 计划 / 194
- 如梦令 / 207
- 热血青春 / 216
- 谁的青春不是一本小说 / 226





城管所之战

春节刚过,爆竹声还未落尽,新年的气氛似乎先戛然而止了,就像是看了一场情节乏味的电影,过场还没走完,观众却提前散场了。据说这是繁华过后的落寞,如恋人热恋后所必然的平淡,只能供人凭吊。

街上的行人早已络绎不绝,小贩们更是抛开了平常条条框框的约束,都提前上岗,盘踞在繁华的街道边,力求在今年与城管的游击战中占得先机。有人说流动摊贩也是“劳动保障部门”,因为在无形中他们提高了城管的就业率,在给社会安置闲散人员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,促成了对危险分子的改造,所以小贩行当也被称为最无私的“劳教机构”。

一位大爷推着一车年前没卖出去的白菜吆喝着:“青春大白菜——”想必这个老头儿想青春想得疲劳过度,连白菜都想一起喊年轻了。幸亏他不是个胖女人,否则难保不会喊成“瘦身大白菜”。

迎面走来一个中年女人,身着一套咖啡色服装。头发为了呼应衣服的颜色,也跟着走上了“咖啡路线”。最具特色的是连



她牵着的狗也搭配了主人的色调，裹着一件咖啡色外套。这狗和主人穿了情侣装，免不了会引人遐想。假使这一幕有幸呈现在中国导演们的面前，那一定会是部“人狗情未了”电影的绝佳素材。

“白菜什么价？”女人一面捋着自己的咖啡头一面问。

大爷见有客上门，抄起一棵年轻的菜，把外面蔫了的皮剥了，道：“八毛。”

“贵了吧？”“咖啡头”看着身旁的狗说道。

老头儿没料到买白菜也有杀价的，应对不及。再转望那只咖啡狗，仿佛这女人正在跟狗交流，然后由狗把话转述给自己。老头儿怒从心头起，义正辞严道：“贵？这价都要断货了。”

“咖啡头”见正面进攻没效果，便侧翼包抄道：“再说你这菜都——老了。”说着还用手指出证据。

老头儿刚遭受了一回狗的待遇，心里正在窝火，见这母货又侮辱自己的菜，这火瞬间就蔓延到了肺里。为了让这菜再年轻点儿，他又扒了一层皮。

“咖啡头”故作迟疑不决状，好像自己要买的不是白菜而是白粉，最终道：“我还是不要了。”

老头儿一听，心想，我总不能白忙活半天，便雄辩道：“这——真不老。”为了证明这话的真实性，他手也没闲着，又让菜年轻了一把。想来广告上常说的“年轻十岁不是梦”绝非是凭空捏造，而是有根有据的。

“咖啡头”转过身，指着那棵快要被脱光的白菜道：“行，那我就它了。”大爷没料到这一车白菜，她竟只要个样本，赶紧向



“咖啡头”再次推销,让她多买。没想到“咖啡头”不为所动,铁定了就要这一棵,还说她家的小白兔吃不掉这一车,一个菜心足矣。

大爷不禁感叹:敢情在她家里是养了一窝畜生?

结果放在秤上一称,还不到一斤。“咖啡头”丢下一块钱大方地说:“甬找了。”说完拿着白菜领着狗一起走了。

大爷接过钱后悔不已,直怪自己实在,刚才扒得太狠。

邓强站在自家臭豆腐车前,默默地注视着刚才发生的一切。都说无商不奸,可现在看来是无客不贪。以前邓强作为一名消费者时,也是说逢商必奸的。如今自身角色有变化,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就变了。就好比贪官和刁民,骂官是贪官的定是民,说百姓是刁民的必是官。总之,都是站在自己立场为自己着想。这是邓强自打加入炸臭豆腐行业以来总结的唯一一条不臭的理论,叫“互咬定律”。

邓强今年读高四,也就是说在高三这个阶段又来了一次轮回。佛说:“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。”如果根据佛的理论来讲,邓强是用掉了上辈子一千次的眺望,才换来这辈子高考对自己的两次“青睐”。而邓父的理解相对来说就比较通俗一点,老邓认为:“虽然都是在同一个寺里出家的和尚,但出来后肯定不能一下子都变成罗汉。总有那么两个点儿背的,没拿到毕业证也应属正常。只要持之以恒,将来佛肯定是会眷顾的。”老邓把儿子没考上大学的原因全推给了佛,因此自己并没有一点儿责任。

而对于儿子,老邓也并不认为他是死狗扶不上树、烂泥糊不



上墙之辈。只要儿子肯下功夫，耐心地等待时机，将来定成大器。老邓在这样慰藉自己的同时，又把邓强一巴掌拍回了高三，去读补习班。

以前在应届班的时候，邓强每次的考试分数就差强人意。尤其上了高三后，更是每况愈下，像是刚吃完败仗的土匪又遭遇了正规军，一溃再溃，终于到了日暮途穷，连三溃的余地也没有了。从那以后邓强便义无反顾地扎根在了基层，甘处下流。邓强每次都自我安慰：“没有基层，哪来的干部？我就甘当高楼大厦的基石了。”

而老邓则像当初的国民政府一样，每次听到儿子考试失败的消息后，依然对外告捷，为的是平众人之口外加安抚自己。此后战事愈加频繁，结果也就愈加惨烈。正好那会儿学校提出口号要“全面提高学生心理素质，建设优美校园”，邓强的情况恰恰与学校提出的“增强抗打击能力”的口号背道而驰，经这么一号召，士气再也没提起来，成绩一落再落再再落，终于，落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，被发配到了补习班。

老邓是做炸臭豆腐生意的，下海从事这个行业已有二十余年。如果照此长期发展下去，还真大有“一”臭万年之势。老邓坚信三百六十行能行行出状元，就算自己没混上状元，弄个榜眼、探花什么的，也能一头扎进小康之列。因此老邓始终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当老邓听到儿子高考失败的消息后，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：“老子今年的臭豆腐算是白炸了！”

起初，邓强的观点和老邓的想法同出一辙：国家不是老早



就提出政策了吗？要先富一批，然后带动后富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。只是邓强眼瞅着被带动的几十批都富出去了，到自己家的時候好像链条断了一样，没动静了。

而老邓苦于长期被排除在小康之外，好像产生了恶性循环，老子越穷，给儿子的钱就越少，这直接影响到了邓强在学校的生活质量。老邓管钱像是旧社会女人裹脚，把钞票包了一层又一层，还是嫌不够严。早在初中的时候，老邓就承诺儿子，要下拨一笔款项用于改善伙食。现如今已时隔五年了，这笔扶贫款还是不见踪影。

邓强见救济金迟迟不肯到来，有些按捺不住了：既然上级不给发放，只好自己变相索取了。

于是邓强陪父出征帮忙卖炸臭豆腐，一面收着别人的钱，一面使自己先达到小康。手里举着“孝”字大旗，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

邓强在补习班有个同学叫葛亮。此人的名字极具传奇色彩，这还要追溯到葛父与葛母风花雪月之时。

葛父追求葛母时，葛父和老邓还列属同行。葛父入门晚、起步差，对炸臭豆腐一窍不通，亏得老邓慷慨，把自己的本领对葛父倾囊相授。那会儿葛家穷困潦倒，家徒七壁，而七壁的由来是有四壁用来遮风住人，另外三壁建了个厕所，由于厕所借用了住人的一壁，才得以省下那一面墙。葛父那时看上了本村的同龄姑娘谢兰，也就是之后的葛母。据说葛父追求葛母之事极其周折。葛母如同皇军的碉堡一般坚固，葛父久攻不下甚是着急，而此役又不可打持久战，他唯恐迟则生变，可又不想自己扛着炸药



去炸这座碉堡，以免落得个堡毁人亡，悔之晚矣！思前想后，葛父决定托人花大价钱在市中心买两张电影票，采取前卫攻势。谁料被托的那人忙于办自己的事，忘了葛父之托，情急之下买了两张戏票回去交差。葛父见票气得捶胸顿足，心里想的是两张去法国浪漫的机票，不想到手的却是去伊拉克的火车票，而且还是硬座，心理的落差几乎要撑破他弱小的心脏，可是票已送到，退了太折面子，只好将错就错去“伊拉克”。

戏唱的是《借东风》。葛父看戏如同是看屠杀，杀的是别人，死的倒好像是他自己，在戏院里痛苦得难以自拔。孰料这出戏正中葛母的下怀，葛母与戏一见如故。戏里面东风刚一吹，葛母便一头扎进葛父的怀里。葛父大吃一惊，没想到这诸葛亮确是一位神人，死了几千年了，还有这般鬼神莫测之功，一阵风就把老婆送到自己怀里了，不禁敬仰之心大起。

此后葛父忍着被屠杀的痛苦（这个屠杀包括了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赔钱的心疼，另一个是赔命的头疼），在这种双赔的情怀下又陪葛母看了几场戏。见时机已成熟，便与葛母私定了终身。葛父怕葛母会中途反悔，出于保险起见，便赶忙与葛母成了婚，木已成舟后，心中这块大石总算是着了地。当然，此后戏院也再没涉足过。

不久，二人便喜得贵子。只是葛父才疏，苦于给儿子取名，不知宝贝儿子该叫什么好。突然有一天，葛父想起《借东风》里那个叫诸葛亮的不同凡响，他以为诸葛亮姓诸、名葛亮，于是给自己儿子取了个名字叫葛亮，一来与这般牛人同名也算是与众不同，二来就是“葛亮”二字也算是见证了自己的爱情。葛父深



深地被自己的才学所折服,高兴得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。就这样,一代军事家、政治家的鼎鼎大名,硬是被葛父把姓砍去一半嫁给了名,一并打包许配给了自己的儿子。

几年之后葛父才了解到,其实诸葛亮不姓诸,而姓诸葛,自己是给儿子取了个半吊子的名字,悔得差点儿去自杀。

其实葛父的想法也不算全无章法。诸葛氏最初还是源自葛氏,这两个姓氏的得姓源流一脉相传自夏商之际的诸侯葛伯,诸葛氏的后人也奉葛伯为诸葛姓的始祖。

葛父当然不知道这些,他认为这个名字会贻害儿子终生,几次去派出所给儿子改名,结果派出所的人都以“最近小偷太多,警力严重不足”为由推托,改名一事也就被无限期搁置。也幸亏这个名字没改成,因为葛父前卫得要给儿子改名为葛洲坝,他希望从古人到发电站,无不留有着他“葛家”的余光。

经取名一事,葛父染上了心疾,生怕哪天在街上会让扫盲的给当文盲扫了去,于是就买了本《论语》回去研习。自那以后就常以孔门弟子的后人自居,话语间也有了返古之风。

既然葛父认定了自己是孔门弟子的后人,就必然要把这个孔门弟子给找出来。他翻遍资料,却发现孔门七十二贤里并没有姓葛的,可以说是想牵强也没能附上会。葛氏很遗憾地没挤进七十二贤之列,那自己也就称不上其后人。所幸孔门弟子有三千,除了这“达者七十二人”被列出名字以外,还有不达者两千九百二十八人。亏得我国古代文献记录不那么完善,这两千九百二十八人的名字未被一一列出,葛父才得以生拉硬扯着当上了孔门的后人。



葛父曾经耗费大量心血致力于诗歌创作，单凭一句“侬为我
洗尽铅华/我将为侬卸下戎甲/义无反顾荡天涯”而名冠全村，感
染得一群青春期文学发育未遂的孩子们立即把老葛奉若神明，
好不仰慕。

邓强那会儿还不知道什么是铅华，整天坐在老爹的大二八
自行车后座上，满面春风地挥霍着韶华。那段时光邓强至今都
难以忘怀，因为当年老爹每每下车都习惯性地把腿从后面迈下
来，邓强也记不清自己从车上被踢下多少回了，总之老爹每回下
车都忘记后面还有一亲儿。

老邓的每次微笑道歉都让邓强错误地以为老爹是故意的，
于是道：“我可是您亲儿子啊！”当然这话是在心里说的，要是放
在嘴上讲出来，估计后果要比被从大二八车上踢下来严重多了。
反正邓强以后每每见着大二八的车型就头疼，跟曹操那头风似
的疼。

葛父的弃商从官之路，也走得颇为坎坷。

起初葛父也是做炸臭豆腐生意的，每天炸得倒是不少，可是
大部分都被城管人员无条件享用了，幸活下来参加公平交易的
臭豆腐只剩了一小部分，换回的钱还不够葛母一人开销。葛父
只得改行去贩卖鞭炮。由于事先没调查情况，也没做好市场分
析，此次投资出现了重大失误。葛父一次进了一万多块钱的货，
除了卖出几个二踢脚以外，其余的全砸在了手里，想甩都甩不出
去。更糟的是，一次家里不幸失火，鞭炮全部在家自行销毁了，
倒是省了公安局的事。葛父仿佛成了打仗时的阿富汗人民，刚
遭受过空中打击，紧接着就是地面部队的扫荡，他自己几乎丧



生。幸亏当时葛家藏的是烟火,而不是军火,不然整个村子都得被炸掉。

葛父深刻总结了经商失败的教训,终于明白自己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:“我是商,而不是官。”思前想后,他决定托人去城管所走走后门,为自己开辟出一条官路。当时城管所的管事也是一时糊涂,脑子一热招了葛父这员残兵,从身材方面来讲葛父打架不具备天赋,从他那张和谐的脸来讲,赶起小贩来气势也不够磅礴,关键时刻若冲突起来,也就只能凑个人头,给大伙壮壮胆子。不过好歹也聊胜于无,因为近两年这个行业人才缺口比较大,只有那些连在保安行业都混不下去的人才会来这儿屈就。如此,葛父花了好几千块钱,最终如愿当上了城管里的临时工。

想来葛父也算深明大义,不记当年旧恩。他当了“牢头”后,第一个锁的就是邓强他爸。邓强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,在当今社会如此大义凛然之人已濒临绝种了,偶出一个却进了城管所,实在是屈才。

葛父摇身一变,瞬间由一条落水狗升级为一根棒子,转身就杀“狗们”一个回马枪。也许棒打落水狗就是这么来的!谁还在水里谁就要挨打。

邓强和葛亮初识的时候,还在那个分不清男女的阶段。幼儿园的老师为了秉承先烈们的遗志,要孩子们从小树立远大抱负,于是让每个小朋友到讲台上说自己的理想。其中有一个穿得邋里邋遢的家伙,拖着两行鼻涕走到讲台上傻笑着说:“我将来要变成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。”说完了还用衣袖揩了揩鼻涕。

邓强当时就困惑了,他实在搞不清这个同学的侧重点是要



变得年轻漂亮,还是要变成个女孩。为了解除疑惑,邓强决定一查究竟。邓强因地制宜,在厕所门口苦守了一个上午。那家伙终于不负所望地来了一趟,结果邓强发现他竟和自己一样的性别,不禁大跌眼镜,而后又给了他一个全神贯注的鄙视。

至于邓强和葛亮是如何走到一个战壕里的,还要从那一年说起。那一年的冬天似乎被打了一剂催生针,来得格外早。窗外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上砸下来,是最令人兴奋了。幼儿园的孩子们像炸了锅的蚂蚁似的在外面疯跑。邓强讨厌和葛亮这样的“人妖”在一块儿玩,就自己在外面瞎转。正好幼儿园当时有两扇黑铁门,破烂不堪,估计就算让秦叔宝、尉迟恭外加程咬金他们仨也守不住这破门。邓强突然对这个门倍感亲切,突发奇想用舌头舔了一下,结果就拔不下来了。葛亮恰好也路过此处,见这小子姿势这般优雅,以为肯定挺好玩儿,于是也义无反顾地舔了上去,谁想这一上去也下不来了。邓强当时差点儿被感动得热泪盈眶,认定了有难同当的一定是兄弟!只是当时苦于舌头还黏着大门,眼泪没能流出来,不然效果肯定不亚于当年刘、关、张的古城相会。

最后还是亏得幼儿园老师及时出手相救,用温水把舌头解放下来。不然,说不定得有多少小朋友为这破门葬送了初吻。

自打老葛加入城管的行列后,葛家的生活质量也渐入佳境,由当初的七面墙升级到了市中心的三室一厅居室。而邓强家依然停滞在最初的待富阶段,看来这就是为官与为民的最大区别。

这些城管,由于力量指数不断地攀升,加之又仿效了当年八国联军以多取胜的智慧,整日里飞扬跋扈,对付商贩的手段更是



令人叹为观止。

虽说城管在表面上是维护了市容,可在精神上却在打城市的耳光。这些人好像上辈子都和三轮有缘,这辈子对三轮更是情有独钟,恨不能在街上见着个轮子是奇数的车就装上拖车回去。

老邓每想及这群人的恶行,自己的左肩膀就隐隐作痛。想当初老邓听说城管只对三轮进行严打,就特意花钱定做了一辆四轮小推车。不料小贩高一尺、城管高十尺,城管迅速扩大了打击范围,对于五轮以下(含五轮)的车,一旦发现进行非法贩卖的,立即没收。

老邓当晚就吃了亏,被城管追得山穷水尽没了路,一失足,人和车都翻沟里了。城管人员见车已报废了一大半,找人打捞估计还得自己垫钱,就放弃了救援,转而去追别的车了。

邓父有幸,人没跟车一起报废掉,只是左肩膀受了点轻伤,从沟里翻爬出来,收拾收拾眼泪,准备东山再起。

邓强每每想及此事,都深深地被老邓的这种舍生取四轮的精神所感动,同时也暗自庆幸当时被迫的不是自己。如果换做自己,肯定没有和车一块儿翻下去的勇气,估计在还没接近沟的时候就缴车投降了。

据邓父所讲,刚才卖白菜的大爷,人称白大爷,也有着一段辛酸往事。

白大爷住在城市边缘,去年家里的房子不知在哪犯了法,一下成了违章建筑,要被强行拆除。白大爷觉得自己和老伴儿都一把老骨头了,再搬怕是得散了架。如果自己再坚持一下,说不



定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,就像那将被砍头的人,头未落地前总幻想自己还有生的希望。不料,没过两天,大门上就被写了个大大的“拆”,而且还画了个圈。白大娘识字不多,在她眼里“拆”像是斩立决的“斩”,而且也画着圈,料想两个字长得如此相近,意思也不会差太远,便寻思道:“莫不是房子犯法与庶民同罪,大门也要一同问斩?”

拆房子那天,来拆迁的队伍动用了先进武器——推土机。二老死守屋门不出,结果不出一秒钟大门就被攻破了。二老赶紧出去扶大门,大门还没找到,窗户和炕也已相继沦陷了。

白大娘呼天呼地呼大门,白大爷骂爹骂娘骂推土机。

白大娘猛然想起枕头底下还有一张两百块钱的存折,是老伴儿一个月的工资,这下也随房子一块儿去了。一着急,一口气没咽下去,结果就再也没有气喘上来过。

白大爷哭得痛不欲生,几次都以为自己是跟着老伴儿去了,其实他是哭抽过去了。醒了之后就呼天呼地呼老伴儿,捎带着也呼两声房子和大门。

拆迁办倒是发扬见死不救的“优良作风”,继续协助推土机开拓进取、务实创新。

想当年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那会儿,也只不过接连攻下了五座城池,而推土机仅用半天时间就荡平了一条街,效率之高、战功之辉煌简直无与伦比。

虽然白大爷被害得家破人亡,可他却无心打官司。单是律师他就请不起,俗话说:“律师是有钱人的护照,穷人的飞机票。”而穷人是坐不起飞机的。再退一步想,就算他请得起律师,



也没有证据。白大娘被气死那会儿，他们也没用摄像机取证。这就好比当年诸葛亮气死周公瑾，小周死了不也是白死的，又有谁追究过诸葛亮的刑事责任了？

因此白大爷只得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，死了老伴儿往土里埋。

白大爷没想到自己在花甲之年还要遭遇妻亡房毁的悲剧。站在河边，看着落日的余晖铺洒在水面上，把河水照得像是披上了美丽的衣裳，风轻轻拂过泛起层层涟漪，只是这美好的景色可能再也看不见了。想起自己风雨六十余载的艰辛，不禁在河边老泪纵横。他想投河，但又始终没有跳下去的勇气……

邓强还沉浸在白大爷的伤心往事当中，忽然听到一阵轰轰烈烈的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。

邓强回过神，只见街头停了一辆车，从里面飞出五六个身穿制服的，车后面连着个小车厢，车身上写着“城管”二字。

老邓朝邓强大叫：“快跑！”颇有影视片中敌人轰炸机的炸弹落地之际，我方同志大喊“卧倒”的紧急之势。邓强转头去看白大爷，见白大爷开着三轮早已杀出几丈远，不禁感叹，凭这速度别说是城管，就是再让鬼子进回村，也擒他不住。当下没敢多想，拔起腿就跑，一直奔到家里面，回头一看，不由得大惊，自己问自己道：“爹呢？车呢？”邓强懊悔刚才只顾自己逃命，把爹都给甩了。

邓强估计车跟爹肯定是落网了，而依据老爹那股舍命不舍车的劲儿，怕是为了车会跟人家打起来，而从双方以往的交战经验来看，估计老爹被打肯定是无疑的。想到这里，邓强顿时陷入